

萬古青春

楊朔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萬古青春

楊 朔 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594 文學 116

萬古青春

著者 楊 朔

書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

青年·開明聯合組編

刊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經售 新 華 書 店

編輯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3/4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53,000

印數 1—73,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定價2,800元

內 容 提 要

這本集子裏所收的文章，都是中國人民志願軍英雄人物的傳記和特寫，其中包括榮譽朝鮮‘共和國英雄’稱號的胡修道，一級英雄李家發、黃家富，英雄司機李國珩和羅盛教式的英雄史元厚等人的事蹟。他們的英雄行為是每個青年學習的榜樣。

目次

用生命建設祖國的人們（代序）·····	一
平常的人·····	六
黃家富·····	二
金星獎章·····	四
萬古青春·····	三
「和平列車」·····	三
中國人民的良心·····	七

用生命建設祖國的人們（代序）

我新近剛從朝鮮回來。這些天，總是坐不住，睡不穩，只想跳起來，全身投到什麼地方去。還記得回來時剛過鴨綠江那天，我一早晨跳上火車，撲着祖國的心窩奔去。同車的有位志願軍指揮員，鬢角上露着星星點點白頭髮，他離開祖國有兩年多了。我們盡對面坐着，誰都不言語，目不轉睛望着窗外。窗外飄過去祖國的天，祖國的山，祖國的漠漠無邊的田野。火車開到本溪，窗外閃出龐大的煙筒，遠近是許多複雜的工廠建築。那位指揮員眼裏露出又驚又喜的光芒，悄悄喊：「我就是想看看這些呀！」

我見到祖國人民的大建設，聞到祖國人民幸福生活的氣息，我的心却飛到朝鮮——我不能不想到我們的志願軍。就在這一刻，那千千萬萬好同志啊，在風裏，在雪裏，在坑道裏，在廢墟上……他們正以無比的英雄氣概，清除着那些破壞人類生活的暴徒。沒有他們，怎麼能有今天的祖國？他們是在戰鬥，也是在建設——他們是用整個身子，整個生命，給祖國的建設打下牢固的基礎，給人類的未來鋪下和平的大道。

他們是真懂得生活啊。那時候我還在前綫，有一天，我到一個高射砲連隊去。連隊紮在

山頭上，戰士們都住在臨時新挖的掩蔽部裏。掩蔽部又陰冷，又潮溼。腳下一踩一咕嗒水，但是收拾得整齊的很：牆上貼着毛主席像，空罐頭盒裏插滿大把的野菊花，土炕上擺着一排被子，疊得方方正正，一律是顏色鮮明的花布被。這些被子不是公家發的，是戰士節省下自己有限的一點津貼費，託人從祖國買來的。這還不算新奇，還有更新奇的呢。就在這個陣地上，在一門大砲前，我發現一叢叫不上名的野花，紅豔豔的，怪好看的。不知誰怕霜打了它，特意用松枝細心細意搭了座小棚，遮着這叢紅花。這叢紅花不是移來的，從根起長在那兒。戰士們挖陣地，安大砲，後來也不知用這門砲和敵人打了多少仗，始終也捨不得損壞這棵花，一直保存下來。

不要笑我們志願軍太孩子氣了吧，我懂得他們的感情，他們的心。那些心是又樸素，又善良，又單純。他們過的是緊張而艱苦的戰鬥生活，他們却有着高貴的理想，熱烈的願望，渴望着把生活建設得更美好。那些花布被，那叢紅花，就是他們對生活的願望啊。要不是這種熱烈的願望，他們怎麼能獻出自己，甚而獻出自己的生命，去保衛祖國，保衛人類的生活呢？在這個連隊裏，我就見到這樣的高射砲手。這個砲手有一回跟空中敵人作戰，陣地上打得煙霧騰騰，灰土罩嚴了，什麼都不見。耳朵邊上忽然聽見唰一下，炸彈盡從頭頂落下來了，他在心裏叫起來：「可別落到砲上呀！」身子急忙往前一撲，一撲撲到瞄準鏡上。炸彈就落到陣地前面，塵土爆起多高，砲也不響了。指導員冒着煙土跑上去一看，氣浪把兩個人

吹下砲來，那個砲手伏在瞄準鏡上，後背血淋淋的，人也昏了。指導員要去抱他，他一下子醒過來，捧着手叫：「放！放！放！」坐到砲位上又打起來。

看看這個好同志！事後他對人說：「我傷了不要緊，鏡子傷了，就不能瞄準打敵人了。」當天他帶着傷，就用這門砲打掉一架敵機。

這個人叫曹鳳波。可是知不知道他的姓名又有什麼關係呢？像這樣的人，在我們志願軍裏，上千上萬，到處都是。

提起汽車司機馬連崑，我不能不懷着特別的敬意。這個英雄在前綫上開着車，牽引着大砲轉來轉去，重重地打擊着敵人。有一晚上，他又拉着砲往前走，路上通過幾道照明彈封鎖區，不料叫敵人炸了。馬連崑崩的滿身是血，昏迷不醒，一醒就問：「咱們的車還有麼？」

同志們告訴他還有。

他說：「只要有車，我們的砲就能轉到陣地上！」說完話，痛得咬的牙咯崩咯崩響，不喊不叫。一會又說：「我已經不行了，同志們不用留戀我，趕緊把砲拉走吧！」又喊：「毛主席萬歲！志願軍萬歲！」言語就不清了。

不過有個青年戰士，直到現在我還懷悔不知道他的姓名。但在我一生中，我永遠不會忘記他。一閉眼，我就想起他的樣子：方方的臉，彎彎的眼睛，見人就一笑，顯得又平靜，又溫和，又有毅力。我見到他，完全是個偶然的機會。

那時候三次戰役剛結束，我有事往漢城去，走了一宿，天傍亮在一家朝鮮老百姓屋裏找到個宿。院裏放着幾付担架，抬担架的是些東北來的民工，正在小休息。當中一個民工年紀大點，特別愛說話，眉飛色舞地談着前綫的情形。

那民工說：「仗打的可好啦！咱不知道，怎麼這些同志就像是天神下界，簡直天下無敵！」接着長篇大套說起來了。他說有個戰士，也就是二十歲左右，從平壤追擊敵人時，腳後跟凍爛了。用布包着，走起來一癩一癩的，誰見了都心痛。指導員想叫他留在後邊，那年輕人說：「指導員放心吧，我掉不了隊。掉隊還叫個志願軍啦！」人家孩子就不掉隊，爬大山，走雪路，腳腫的穿不上鞋。用爛棉花包紮着，誰痛誰知道。可是人家就不掉隊。

打漢城外圍議政府時，那青年本來在火箭筒班裏，攆着砲彈跟班長到公路旁邊去打坦克。敵人的重坦克有好幾輛，呼隆呼隆衝上來了。射手開了兩砲，打壞頭一輛。第二輛坦克又繞上來，想必是發現了我們的火箭筒陣地，衝着我們直打機槍。射手倒了，班長也掛了花。那青年趕緊接手去打火箭筒，可是先前沒使過，連打幾發砲彈，一發也沒打中，坦克倒迎面衝上來了，眼看着要壓到他的頭頂上。

那青年想要再打，誰知砲彈沒了。他喊了聲：「爲了祖國！……」迎着坦克站起身子，一甩手撇出顆手雷去。坦克冒了黑煙，他人也倒了。……

我聽那上年紀的民工講到這兒，從心裏覺得可惜，哎呀一聲問道：「他人也犧牲了吧？」

那民工笑笑說：「犧牲？這樣人還能犧牲！一又用煙袋鍋一指担架說：「那不是躺在那兒。」

這老漢真會弄玄虛，原來談論的就是他抬的傷號。我很想看看那青年，那民工却把自己的老羊皮襖蓋在傷員頭上，蓋得嚴嚴實實，不漏一點風。我掀開老羊皮襖，那青年衝着我笑了笑，雖說受了傷，臉色還是那麼平靜，那麼開朗。我剛想和他談幾句話，問問他的姓名，那民工朝着我嚷起來：「你這個同志，真是！不怕凍壞他嗎？」一把推開我，又把老羊皮襖好好蓋嚴，抬起担架趕他們最後一段路去了。

這些人，這些人，這些人啊！從前綫到後方，在整個朝鮮戰場上，你怎麼能數的清，記的完呢？他們離開祖國，離開家，挨凍受累，流血流汗，爲的是什麼呢？爲的是我們的祖國啊。愛就應該是忘我的。他們愛祖國，愛人民，愛和平，誰還去計較個人的利害，個人的得失，個人的生死呢！這是種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的精神。他們自己却從來不認爲是犧牲。這算什麼犧牲？我們做的正是我們應當做的事。

冬天一來，朝鮮前綫上又該是漫天風雪了。我離開朝鮮那天，同志們握着我的手，殷殷勸勸說：「你走了，可回來呀，回來多告訴我們些祖國建設的情形。」

現在新的年代已經開始，祖國的偉大建設也開始了。不論在祖國，在朝鮮前綫，我們的人民一定能共同創造出新的歷史，新的時代。

平常的人

朝鮮的冬天，三寒四溫的，碰上好天，風絲都沒有，太陽暖烘烘的，好像春天。頭幾日，美國土匪剛從西綫敗下去，逃難的朝鮮農民零星回家來了。家哪還像家！燒的燒，炸飛的炸飛。村後滿山的落葉松，燒的焦糊；村旁堆的稻草垛，變成一堆一堆的黑灰。僥倖留下的稻草房子，裏邊也翻的亂七八糟。農民們老的老，少的少，愁眉不展地清理着破東爛西，也有人趕着收割丟在地裏的稻子，連日連夜打着鐮枷，打完裝到草包裏去。棉花裂了桃，雪團似的扔在地裏，也沒人顧得上摘。

一個晴朗的冬天，我有事經過這樣一個劫後的小村，井邊上，一位朝鮮老大娘把我攔住。她有四十多歲，白上衣，黑裙子，脚下是一雙前尖鉤起的小船鞋。她豎起兩根指頭湊到嘴邊上嚙了兩聲，又伸出手說着什麼。我猜出她是要煙，掏出半包給她。她樂了，點着頭直說謝謝，從井台拿起個草圈擱到頭上，頂着一瓦罐子水要走。這當兒，對面山背後翻出三架美國飛機，歪着翅膀，打着旋轉過來。急的她對我緊招着手，我就跟她跑到她家的屋檐底下去。那老大娘攔下水罐子，呼哧呼哧喘着氣，朝走遠的飛機點着指頭罵了一句，回身拉開那

扇板門，比比劃劃讓我進屋，一下子不知發現了什麼事，張着嘴喊起來。

屋後應了一聲，一癩一癩轉出個戰士來，穿着套袖成許多道長格子的棉軍裝，懷裏抱着一大抱劈柴。朝鮮老大娘迎上去接過木柴，說的話嚙嚙嚙串成了串。那戰士平平靜靜笑道：「不礙事，不礙事，反正我的傷眼看就好啦，劈點木頭也累不壞。」

我一聽他會說中國話，指着朝鮮老大娘問他道：「她是你母親麼？」

那戰士慢慢笑道：「差的遠呢，足有十萬八千里。」

我奇怪道：「你是朝鮮同志，還是中國同志？」

他反問道：「你看我不像個中國人？」

我明白了：這是個中國人民志願軍。當時只覺得心裏熱呼呼的，親的不行，握住他的手不放。朝鮮老大娘連比帶說，叫我們進屋去暖和。那戰士拐到門口，脫下鞋，跪着爬進去，腳上也沒穿襪子，左腳纏着白布。

朝鮮的住屋，進門就是鋪地炕，鋪着蓆子。廚房在旁屋，特別窪，燒水做飯，火通進地炕，燒的挺暖。我脫了鞋進去，朝鮮老大娘也跟進來，跪着坐到那志願軍面前，把剛從我這兒要的煙塞過去。那戰士的眼亮了亮，又暗淡下去，推着對方的手說：「不行，不行，怎麼能叫你破費錢，買煙給我抽。」

我渾身的血蘇蘇的。想不到朝鮮老大娘伸着手向我討煙，是爲的這個志願軍。我把剛才

井台旁的事說了一遍，那戰士睜大眼睛望着我，聽完話，低下頭歎口氣說：「唉！咱替朝鮮老百姓做了什麼事，人家待咱這樣好！」一邊拿起支煙。一定是多日沒撈着抽了，點着火接連抽了幾大口，背靠着牆默不做聲。

我細細打量他幾眼。他有着中流身材，四方臉，長眉大眼，上嘴唇剛長出絨毛似的鬍子。聽他的口音是河南人，脖頸子上有塊疤。那一天，當他聽說美國強盜在朝鮮放起把火，燒到鴨綠江邊，他背上一袋炒麵，一個水壺，一張布單，跋山涉水，千里迢迢趕到朝鮮，全身撲到戰爭的烈火裏去，保衛朝鮮的自由，就像保衛自己的祖國一樣勇敢。可是，這個寡言寡語的中國人一點不知道他是怎樣個人，一點不覺得他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樸樸實實的，當着生人的面還有點靦腆呢。

我搬着他的左腳問道：「你的傷要不要緊？」

他按了按腳心說：「沒啥。一顆子彈打穿了腳掌子，已經收了口，過兩天就好了。」

我又問道：「你到朝鮮打了幾仗？」

他輕描淡寫地說：「兩仗。第一仗在雲山，第二仗在清川江。」

我想引他多講些自己的戰鬥經驗，他可絲毫不看重那些事，翻過來，覆過去，由着問，說個三言兩語便住嘴了。到頭來，我只知道這次在清川江，他那個班的任務是炸江橋，斷絕敵人逃跑的後路。那晚上，他們幾個人炸壞了橋，他本人的腳却打傷了。指導員架着他

到山溝裏去綁傷，一顆砲彈把他震昏。等醒過來，發見指導員犧牲在他身邊，部隊早過了江，勝利地前進了。他從背包上拔出小鐵鎚，埋了指導員，想去找綁紮所，腳痛，站都站不起來，跪着爬了半天，頭一暈，又昏過去。起再甦醒過來，本人已經躺在個山洞裏，身旁圍滿了穿白衣裳的朝鮮老百姓，跪在最前面的就是這位老大娘。

現在這位老大娘又像當時那樣望着他親切地笑。提到旁人，也不必我問，那戰士話多起來了。他說：「這些老百姓都是逃難逃到山上的，把我救上去，當個寶貝一樣看待。他們對我說他們的朝鮮話，我說我的中國話，誰也不懂誰的話，可是誰也能體會誰的意思。老大娘還懂點醫理，天天弄些草藥給我治傷，也靈，不久就好多啦。前幾天，他們才把我抬回家來。現在我頂急的是找隊伍，又不知隊伍開到哪去啦？」

他問我，我也說不清楚，光知道附近有所兵站，去打聽打聽，準可以得到信。又怕他過分心急，勸他道：「你還是好好養傷吧，養好傷，再找隊伍也不遲。過兩天我一定來看你，幫你找找關係。」

老大娘見我要走，拿胳膊攔着我，嗚嚕嚕嚕緊說，意思要留我吃飯。那戰士欠着身子，眼裏露出留戀的神情，嗓音變得很柔和說：「你走啦！」

我走了，心裏可老記着他，第二天午後又去看他。剛進村，老遠望見那位老大娘在個稻草棚子裏抱着碾子棍，正在推碾子。她一見我，擦下碾子棍撲上來，眼裏淌着淚，擦眼抹淚。

地說起來，一面領我到她門口，拉開板門往裏一指。屋裏不見了那個戰士，原先他掛在牆上的乾糧袋步槍也都不在了。我明白是出了事，可又鬧不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

正在焦急，一位寬袍大袖的朝鮮老先生搖搖擺擺走過來，胸前飄着花白鬍子，說着半半截截的漢話道：「那位同志，前邊去了。傷不大好，也要去。臨走，說是吃了我們的飯，給留下了錢。還說我們對他太好，要去前方多打敵人。不是我們對他好，是你們對我們太好了。」我聽了，鼻子一酸，差一點湧出淚來。當時只覺得心裏一陣空虛，好像忘了點什麼東西。我是忘了點事——我竟沒問問那位戰士叫什麼名字。

老先生歎了口長氣，又說：「他真是個好人！我們朝鮮人要記住他的名字，永遠永遠記住他的名字。」

我急忙問道：「你知道他的名字麼？」

老先生說了句話，朝鮮老大娘抹抹眼淚，趕緊從懷裏摸出塊布，上面是那戰士親手寫的三個字：黃永盛！

這是個最平常的姓，最平常的名字，叫這名字的人也是千千萬萬中國人民當中最平常的一個。正是這樣的人却代表着中國人民最偉大的性格。我翻開筆記本，第一頁是毛主席的題字，「爲人民服務」。在毛主席的名字下邊，我記下黃永盛三個字。這個爲保衛世界和平而戰鬥着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正在爲全世界的人民服務呢。讓他的名字永遠跟毛澤東聯在一起吧！

黃家富

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活經歷，但我們又往往有着共同的生活經歷。黃家富所走的是條英雄的道路，其實也是千千萬萬個英雄所走的類似的道路。

黃家富出生在四川璧山縣一個織布工人的家裏，爹是厚道人，常常怨命，媽的性情可剛強，總想憑兩手掙出個好日子來。有一年冬天，爹去要織布工錢，衙門口的人想訛他錢，沒給錢，反而把他打了一頓，一直關了七十多天，才放回來。媽一急，病倒牀上，誰知黃家富的大哥又叫官府抓了抓走了，媽連急帶氣，就氣死了。臨死，媽捨不得自己的孩子，捨不得自己的家，眼淚乾了，還用瘦手緊緊拉着黃家富說：「媽管不得你了！……你媽苦了一輩子，沒苦出頭……記着我怎麼死的……你長大了，要立志爲人，替窮人出這口氣，替你媽報仇！」

當時黃家富才五歲，還不十分懂事，這第一顆仇恨的種子便澆着眼淚，落到他小小的心眼裏。他在苦難裏爬來爬去，給人放牛，拾煤渣，又學織布，一天一天長大，那顆仇恨的種子也慢慢發了芽，長起來了。人當年輕的時候，夢想最多。在今天，我們的孩子也許會夢想

自己怎樣變成個航空員，要不就是個出色的工程師，在遙遠的邊疆建設着自己社會主義的祖國。黃家富也有自己的夢想，他的夢想却帶着點苦澀的味道。夏天，孤孤零零一個人坐在小河邊上放牛，望着有錢人家漫山漫坡的桐子樹、橘子樹，黃家富會恨的想：「人家是人，我也是人，爲什麼人家那樣好，我就該這樣！」於是他忽然會覺得自己一下子長大了，長的像李達武松一樣有本領，帶着他認識的那羣苦孩子（這羣孩子也都變成了不起的人物），殺進國民黨的官府裏，又殺進地主土豪的家裏，替媽報了仇，把金銀財寶都搜出來，散給當地的窮人。然後呢？他做了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家裏自然站不住腳，他就帶着手下的人上了大山——就是那座他冬天在上邊砍柴燒炭的大山，專做打富濟貧的好事。……

可是他只有十幾歲，學紡紗，還得站在紡車旁邊，到底又能做什麼大事？

媽一死，爹一股氣火攻心，氣瘋了，見人亂打亂罵，好了後，沒法過日子，只得靠賣草鞋糊口，不夠吃的，便借債。日久天長，欠的債把爹都壓扁了。這一年，國民黨抓了抓的兇，黃家富躲在家裏，看見爹叫人逼債逼的走頭無路，把心一橫，對他爹說：「爹，你賣了我，替人頂壯丁吧。」

他爹一聽，難受的說：「你托生到我手裏，長這麼大，沒吃一口好飯，沒穿一件好衣，你爹再忍心，也不能把你往火坑裏推。」

黃家富說：「事到如今，還提這些做什麼？家裏橫豎躲不住，你賣了我，換上幾細紗，